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新

路

第一卷

第九號

THE NEW WAY

No. IX Vo. I

15, June 1928

# 新路第九期目錄

一、中山所諄屬之廢除不平等條約竟如何

力人

二、黨的糾紛

秋水

三、高的想像與低的辦法

宏敷

四、以黨治國之又一解

赫人

五、黨國的危機之一——匪

純士

六、讀英儒陸克傳

立齋

七、英國韋爾斯氏評墨梭里尼

力人譯

# 中山所諄屬之廢除不平等條約竟如何

力人

吾國對外條約之當修改，爲數十年來之國是，不自近年始，對德宣戰之際，其加入協商國之條件中，有修改條約一項，蓋主戰論者原欲以和會爲提出條約修改問題之一機會焉，其後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皆本此宗旨以進行。國民黨人自容共聯俄以來，始有打倒帝國主義與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口號，其所心摹力追者，曰俄國共產政府宣告條約之無效。俄列甯等革命既成，與德媾和，同時即與協商國分離，是爲共產政府破壞棄國際約束之第一表示，承認芬蘭與波蘭之獨立，是爲第二表示，宣布戰爭中俄與英法所訂許其占有君士但丁堡之密約，是爲第三表示。抑知共產政府之所行者，無一爲吾所能行，何也。俄所宣布爲無効者，皆昔日侵略所得，損人益己之條約，其對手國皆爲被壓迫民族，故廢之而人以爲德，反之，如吾國所欲宣布爲無効者，皆他國侵我之約，其對手國爲大國，豈容我之一紙宣告而遽無效耶。」

中山於國際實況，漫不加察，於其遺囑昭告黨人曰：

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 中山所諄屬之廢除不平等條約竟如何

二

就條約一須言之，所謂廢除者，英文爲 Abolish，即以單方之行爲，廢之除之，如俄之宣告爲無效是矣。反之國際間普通行爲，是曰修改，英文曰 Revise，以雙方之同意行之。中山深於英文，此二字辨之已熟，今國民黨人每日誦讀遺囑，試問近半年來外交部之重訂條約，其爲廢除耶，其爲修正耶，如曰廢除，則何必多此美國以至西班牙之十餘種約章，如曰修改，則何以對中山之遺囑，且就所修改者言之，其爲已平等耶，其爲未平等耶。」

此次新定之約，去年十二月爲止，共十有二，列表如下：

約名	簽約日期	地點
第一中美條約	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
第二中德條約	八月十七日	南京
第三中璦條約	十一月十七日	南京
第四中比條約	十一月十二日	南京
第五中意條約	十一月廿二日	南京
第六中丹條約	十二月廿七日	南京
第七中葡條約	十二月十二日	南京

第八中荷條約

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

第九中英條約

十二月二十日

南京

第十中瑞條約

十二月二十日

南京

第十一中法條約

十二月廿二日

上海

第十二中班條約

十二月廿七日

南京

此十二條約，可分三類言之，第一大國條約，如美英法三國，此三國條約之內容，但認關稅自主而已。第一，德國在歐戰後，與我國重訂和約，本有承認我國定稅率之條文，今政府乃許以取消我完全自主之地位，而以最惠國條款代之，爲吾人所最不能了解。第三，自意大利以降以至其他六七小國，除承認關稅自主外，更有廢除領事裁判權之條文，各約大同小異，茲錄中班條約全文，更從而評論之。

大中華民國大西班牙君主國因咸欲鞏固兩國間固有之睦誼，並增進及固結彼此商業關係起見，爲此決定先訂一友好通商條約，特派全權代表如左，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大西班牙君主國大君主特派大西班牙君主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嘎利德，兩全權代表各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善，議定條款如左。

中山所諄屬之廢除不平等條約竟如何

四

第一條 兩締約國約定關於關稅及其關係事項，完全以各本國國內法規規定之，兩締約國又約定對於關稅及其關係事項，此締約國在彼締約國領土內應享受之待遇，不得次於任何他國享受之待遇，此締約國在本國領土內，不得有何藉口對於彼締約國人民貨物之進口或出口，徵收較高或異於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人民所完納之關稅內地稅或任何稅款。

第二條 此締約國人民在彼締約國領土內，應受彼締約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但爲行使及防衛其權利，應有向法院陳訴之自由及便利。

第三條 兩締約國決定於最短期內，根據完全平等互尊主權及兩國商業上無歧視之各原則，議訂一通商航海條約。

第四條 本條約用中西英三國文字各繕二分，如遇意思不同之處，應以英文爲準。

第五條 本條約應於最短期內批准，自兩國政府互相通知批准之日起，本約發生効力。

爲此兩全權代表將本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大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西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簽訂，王正廷印，嘎利德印。

(一)換文甲 大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爲照會事，本部長茲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聲明中西兩國本日簽訂之條約，其第二條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發生効力，在是日前中國政府與西國

政府訂定中國對於西國人民行使法權之詳細辦法，如該項辦法屆時尙未訂定，則中國與簽訂華盛頓條約國議定取消領事裁判權之後，定一日期，自該日期始，西國人民受中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但該日期應於各該國一律適用，上述華盛頓條約國，係指一九二一年至一七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直接參與討論太平洋及遠東問題之各國，（中國除外）相應照請貴公使查照爲荷，須至照會者，右照大西班牙君主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嘎利德。

大中華中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王正廷印。

（二）換文乙 大西班牙君主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嘎利德爲照復事，接准貴部長本日照會內開，本部長茲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聲明，中西兩國本日簽訂之條約其第二條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發生效力，在是日前，中國政府與西國政府訂定中國對於西國人民行使法權之詳細辦法，如該項辦法屆時尙未訂定，則中國與簽訂華盛頓條約國議定取消領事裁判權之後，定一日期，自該日期始，西國人民受中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但該日期應於各該國一律適用，上述華盛頓條約國係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直接參與討論太平洋及遠東問題之各國（中國除外），等由，本公使對於上開各節，聲明西國政府完全同意，相應照復，貴部長查照爲荷，須至照會者，右照會大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西歷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嘎利德印。

(三)聲明書甲 本部長茲聲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或是日以前，除現已施行之法典及法律外，頒佈民法商法。

(四)聲明書乙 本部長茲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聲明，西國人民在中國停止享受領事裁判權及其他特權，並兩國之關係達於完全平等地位之後，中國政府鑒於中國人民於西國法律章程範圍之內，在西國領土之任何區域內享有居住營商及土地權，故允許西國人民在中國享有同樣權利，但仍得以法律及章程限制之。

(五)共同聲明書 茲議定在中國領土內之西國人民及在西國領土內之中國人民，嗣後應依照各所在國民政府頒布之法律章程完納各種稅款及征收，但該項稅款及征收，不得較高或異於他國人民所完納者，王正廷印，嘎利德印。

關於以上各種條約之內容，可分三項，第一關稅自主，第二領事裁判權之廢止，第三特權問題。

第一關稅自主問題 此問題為華盛頓會議以來早定之局，非國民政府所爭得之權利也。吾所不解者，關稅自主，以保護本國產業為第一目的。此次國民政府在條約上所爭者曰關稅自主，實則其稅率之高下，皆得各強國之同意而定其分類之法，所以如此遷就者，希冀英日之同意，早



得一二千萬之新收入，以壯南京之聲威，以鞏固蔣派之地盤，至於產業保護之目的，實未謀諸工商界，故吾國關稅自主云云，與他國之所謂保護關稅，絕不可相提並論也。

第二領事裁判權廢止問題 此次條約中，如美約英約法約，皆以關稅問題爲限，絕未有關於領事裁判權何時廢止之約束。國人試思之，庚子以後，馬凱條約有如下之條文：

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自一九〇二年（馬凱條約成立之年）至今，已二十主年之久，經過歐洲大戰與華盛頓會議，乃至中山之遺囑與國民黨之力爭而有今日改約之舉，乃欲求如馬凱條約之第十二款於英美法而不可得，其故安在耶。

在諸小國條約中，已有取銷之條文，其文云「此締約國人民在彼締約國領土內應受，彼締約國法律及法院之管轄」驟視之，似甚痛快，若已允受我法權之管轄者，然細讀換文乙類，乃知其不然，而發見我國尙受兩種拘束。

第一、本約之第二條於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發生效力，但中國應在此限期以前，訂定關於行使法權之詳細辦法。

第二、如中國此時尙未訂定此項辦法，則須俟華盛頓條約簽字各國允取消領事裁判權時，西班牙人方受中國法律之管轄。

國人試思之，以全國力爭而得之新條約，所謂中國應訂定關於法權行使之詳細辦法，與馬凱條約所謂「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云云，有多少區別耶，司法制度一日不改良，此取銷之約文，亦如馬凱條約之虛懸二十餘年之久而已。」

第三特種問題 吾所最不解者，爲此次中德新約，考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中德協約第四條云：

兩締約國約明關稅稅則事件，完全由各該國之內部法令規定，惟兩國間或他國所產未製或已製之貨物所應繳納進口出口或通過之稅，不得超過所在國本國人民所納之稅。」

此項條文，僅指不得超過本國人民之納稅言之，絕不含與他國同等待遇之意，換言之，最惠國條款對德國不適用之。聞現外交當局，所以與德重訂新約者，甲說，王外長對於外交檔案中有無此項德約，實未之知。乙說，王外長所自言，人以平等待我，我亦以平等待人，似德約之修改，出於王外長之自動，既已如此，何不以我國大公無我之精神，在事前向德國向世界宣告，何爲待人責問後，乃有此後添理由之說明。一九二一年之德約，實爲歐戰後吾國條約上最有利益

之條款，儘可本此條文，爲實行保護政策之發端，乃王外長必欲輕輕推翻之，實不知其用意何在也。法國新約之往來照會中更有如下一項，亦爲吾濟小民所莫測其高深者：

(三)中國政府所欠法國之某種借款，因財政困難中止償付，如以關稅餘款之一部份償付此項借款，則爲發展中法兩國經濟關係之一種辦法，法國政府深信國民政府對此當採取相當之處置也。

聞此項照會，係指法國無担保之借款言之，不知既已許法，則英日等國豈不可援例均霑耶。上表十二國中，尙缺日本一國，如日本對於吾國新稅則，不能同意，則他國得援「最惠國條款」以相難，而一場忙碌之條約改訂，盡付東流，據王外長報告云，「日本方面已無問題」，聞其交換條件，則在關稅新收入項下，每年提出五百萬，作爲償還日本西原借款之用，關於此事之國民政府議決案，已在東京某雜誌上發表，而國民政府尙有並未承認西原借款之掩耳盜鈴之聲明。不知國民黨人倘亦已忘共對外政策之第六項「維持軍閥地位之外債，中國人民不負償還責任之宣言耶。」

此十餘國之條約，其爲廢除耶，其爲修改耶，其爲已平等耶，其爲未平等耶，願讀遺囑者，有以語我。

中山所諄屬之廢除不平等條約竟如何

# 黨的糾紛

秋水

國民黨黨的糾紛，從北伐以前，一直鬧到今天，愈鬧愈僵，無法解決。在北伐以前，黨的糾紛一旦決裂，那影響還小，至多不過禍及廣東，而有東江北江之戰罷了。現在國民黨既勢及全國，並且包辦着全國的政治，設不幸糾紛決裂，影響所及，那便要禍及全國，言之殊令人不能無慮！所以我願在這裏來把黨的糾紛研究一下，看有解決的途徑沒有？這或者也是留心黨國前途的朋友們所願注意的罷！

一個政黨內起了糾紛，照通常看起來，本來是最容易解決的事。政黨本來是政見相同，意氣相投的朋友們共同組織成的，他的基點本來完全集中在政策和意見上，并不加以勉強的。一旦政黨中有一部份黨員的主張變了，或意見與另一部份相衝突了，最乾脆的辦法，便是政見不同，意氣不合的立刻分家，另組新黨。——這樣的現象是狠普遍的，我們在歐洲大陸各國看見這種例子很多，就是日本，最近床次與田中分家，另組新黨，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所以政黨內起了糾紛，并不足奇怪的，立刻政見或意氣不投合的分家另組新黨便是了。

不過在主張「一黨專政」的政黨，特別是主張「黨外無黨」的國民黨，遇見了這個糾紛，辦法就

難了。因為黨外不許有黨，大家政見和意氣雖已經十分不相投合，而且已有成仇的樣子，大家不肯分開手，只好在這個「黨外無黨」的黨內來死鬧；於是乎黨外固可以無黨，而黨內便不能無派了。黨內有派，大家都知道，這是最糟不過的現象。在黨內的紀律上說，一派首領只號召得動他那一派的少數份子，而把多數莫可如何，遇事只好隱忍敷衍，於是黨的紀律也就蕩然無存了。並且這個政黨當權時，一黨之內，幾派都想把政權爭到手，便不惜互相排擠，互相搗亂，甚至互相用陰謀手段，在一黨之內，我奪過去，你搶過來，成何模樣，於是這個政黨的信用也就掃地以盡。——他的政策的向背，行動的方針，也就令人莫明其妙：右派把政權奪到手時，政策可以立刻變成極右的；左派把政權奪到手時，行動可以立變成極左的。分明一個黨，而政策行動的變遷可以時時絕對相反，那又如何令民衆了解，令事情辦得通。明白些說，一個政黨像國民黨今日鬧到這樣地步，他早已失其政黨的資格，而不能存在了。

現在退一步講，如果這個黨內有派的政黨，在事實上，只有兩派：溫和派與激烈派，右派與左派；而這兩派的勢力不相平衡，或者左派勢力很大，而簡直把右派的勢力絕對打得倒；或者右派勢力很大，而簡直把左派絕對消滅他；那還有辦法。——乾脆實現「一派專黨」的事實好了。不幸現在的國民黨又不只兩派：大的分野有西山派，無政府派，胡派，蔣派，汪派，桂派，馮派

，改組派，共產派……等等；小的分野則更數不清，A B團，A C團，黃埔派，保定派，教會派，現代評論派，北大學生派，……等等。而且每一大派背後都有兵力爲之後盾，各不相下：傾左的要想把傾右的打倒，固不可能；而傾右的要想把傾左的打倒，亦係妄想！一看事實便知道：右派一下手制伏左派，左派便其勢洶洶，勢將用武！左派一下手取銷右派，也是一樣。在這半年中，我們看這樣隨時開演「踩稱桿」的把戲，——你放我不倒，我放你不倒的把戲，——把眼睛都看花了！這樣的把戲，局外人都看得不耐煩，未必局內人却願意嗎？無非是「一黨專政」，「黨外無黨」，這個主張害人害定了，大家只好在這獨桌席上面來擠罷！

現在更退一步講，幾派儘這樣鬧下去，終不成樣子！鬧，無非是政見不合，意氣不投；有理由，大家不妨拿出來講一個清白；理由講清白了，或者便有了解決糾紛的方法。不幸國民黨的糾紛又是歷史的，他的理由是永遠講不清的。國民黨有三十餘年的歷史，固足以誇耀於人，不幸也就是這三十餘年的歷史害了國民黨！在這三十年來，時勢的變遷甚大，政局的推移甚速，國民黨全黨的人在這變遷當中，又舉棋不定：今日政策這樣，明日政策那樣。固然政策在政黨是可以變更的，但有一定的方向，不能由極右變到極左，不能由極左又變到極右，并且不能突變；突變了，黨員便跟不上來，跟不上來，而要勉強下去，那便早已成了問題，不待今日了。到今天

來，既然要講革命的歷史，要以歷史來誇耀一世，那嗎，老黨員便當然有牠狼光榮的地位了。但是政策又在中間曾經突變過，老黨員都未曾跟上，所以新黨員便不能不有些漠視老黨員，這也是事理之常。不過老黨員不能不憶及這現在正誇耀一時的黨的歷史；憶及了，便不能不發氣道：「老子們革命，爲黨効死力的時候，你娃娃還未出世呢！這個黨不是我們老黨員拚命在前頭艱難締造，那有今日；你們這些新黨員太不懂事，動輒用先總理來壓服人；就是先總理在，牠還不能不服從我們這些曾共患難的同志的話咧！」於是「打倒老朽昏庸」的呼聲愈高，而老黨員的怒氣更不可遏！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還有甚麼理由可講呢？

我們在俄國也同時看到「波爾雪維克」黨有左右派之爭，不過俄國共產黨的左右之爭，其內容不如國民黨這樣複雜，莫可究詰！這也幸得是俄國共產黨的歷史短，他們的先總理列甯改變方針——由共產政策改變到新經濟政策——也不過只一次，不像國民黨先總理孫逸仙的政策是改變幾十次，所以遺留與後人的糾紛也就複雜得多，莫能解決了！

并且拿歷史來說，國民黨根本便不是一個「一黨專政」的黨，他最初以至最終的組織與訓練，都不是如像俄國共產黨，根本便是一黨人而預備着「一黨專政」的。同盟會的最初集合，已經是三派同盟，十三年的最後改組，又是兩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併：像這樣的歷史，而要強



鎔于一爐，以對付敵人，已經狠不容易了；而既得了政權，有官可做，有錢可拿，有威可耀，有志願可以達到，那還能不爭！

本來，在去年反共之後，即使只有右派，而右派之中分別甚多，糾紛已將不少；何況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所遺的毒又已很深，左派不但已造成，而且附骨之疽，清也清不乾淨。因此黨的命運，在那時候，已經是鑄定有今天的一天了！

不過在那時候，還有一法可想，就是立刻宣布于國中，一反共產黨所爲，而取銷「一黨專政」的辦法。——在當時，——初反共的當時，——不是老黨員當權嗎？老黨員不應明白「一黨專政」，不是國民黨所當採取的嗎？況且當時老黨員大權在握，軍人不敢不聽命，「一黨專政」一面儘管開放，而一面儘可以限制別的黨的發展。左的，共的，與乎政見不同的，你們儘管退出國民黨，因爲國民黨已不再贊成左了共了。這樣一來，黨或者有相當整個的可能；拿整個的大黨來與小黨爭，未有不能爭得政權的。可惜當時當權的老黨員雖明知「一黨專政」在這歷史複雜，派別紛歧的國民黨裏行不通，一行便要出亂子；而仍不肯放棄這個「一黨專政」。推求這般老黨員明知不通，故意走死路的心理，大概不外三種：

(一) 國民黨在辛亥革命後，曾與各黨自由競爭，因爲他的黨員意志不健全，政策太笨拙，

而大大失敗了，所以現在不願再去冒險。

(二)這般老黨員雖不能贊成共產黨的主義，而却對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辦法，覺得橫行自在，莫我誰何，好像是行使政權最痛快的辦法。——雖然這般老黨員曾經在這個橫行自在，莫我誰何的共產黨專政下，吃過苦頭，至今咒罵；然而現在是我們來行使，便不必再問受者是否如我們一樣要咒罵了！

(三)所謂反革命派——反國民黨的或不加入國民黨而作政治運動的，在國民黨的理論上便都叫作反革命派——一旦組起黨來，與國民黨共同實現憲政，開了議院，以理由來作政治的中心，豈不是國民黨的數十萬大兵，便立刻失了作用，不足以稱耀一時了？

既有了這三個心理，所以即使恨共產黨入骨，也還是學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好！

一黨專政，自清共後，行之一年有餘，所謂反革命派倒也不大鬧了，而自家一黨却終日鬧個不休；黨的領袖對付黨內糾紛，已經把精力用盡，還是不得解決。直到現在，圖窮而匕首見，黨內幾派，壁壘森嚴，勢將決裂。如不幸而決裂，黨更不成其為黨，國更不成其為國！嗚呼！是誰之過歟！

# 高的想像與低的辦法

宏敷

自從共產黨揭出共產主義以來，對於中國知識界隱然有一種暗示：就是不談主義不配談政治。于是一班人遂于無形中受了他的催眠。凡想譚政治的人必要鉤心鬥角去尋出一個主義來作招牌。第一個受催眠的可以說是孫中山。他的三民主義講稿可以說就是因為受了俄國革命成功後共產主義的刺激，覺得非有一種主義不足以資號召，所以纔編出來的。不過我們若切按中國實情，便恍然大悟高深的主義僅能對於有知識慾的青年們給一些麻醉，而對於實際仍是全不相干。

曾記得有人主張多譚問題少譚主義，這話原有一部分真理。不過若不抱有一種理想，則對於問題亦必很難解決，所以我以為我們對於高遠的理想只能認作爲想像，不可奉作信條，不可懸作鐵則。而對於低的切近的具體的辦法却須集全力去主張，去實行。我這種見解是正和共產黨相反。就是以為關於政治只可出支票不可出期票。自從共產黨發明了一種期票的方法，國民黨無形中完全受了他的暗示，所以今天雖手握十餘省的治權而依然仍是只會出期票。殊不知在台下時出期票還不要緊，只求說得天花亂墜就行了。一旦上台依然還是只求說的好聽，那可不行。所謂三民主義完全都是空的，至于甚麼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亦是抽象的，沒有具體的辦法。所

以國民黨從取天下方面來說，這一回可以說是得了共產黨的益處；而從治天下方面來說，則可說是受了共產黨的害處。不但國民黨為然，其他黨派亦是于無形中受了共產黨的影響；總想求一個說起來最好聽的理論，拿來奉作主義。殊不知動聽的高大理論只能說說而已，若一旦用于實際便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國民黨對於十餘省能取而不能治，就是為此。就是因為他們平日使黨員們全副精力都專用于宣傳空汎的抽象的主義上，以致于事前沒有人去研究具體的實際辦法。經過國民黨這個教訓，以後想幹政治的人，至少應有一個覺悟：就是必須知道主義在理論上是渾圓一體的，而用于實際却非分層次與等級不可。請以國家主義為譬喻。自其深重的涵義來說，主張中國實行國家主義便包含有主張中國練數百萬精強的陸軍與百餘艘偉大的海軍戰艦，東面可與矮國一角雌雄，北面可把赤的勢力一掃而空。試問這樣能于短期內辦得到麼？並且是必須這樣辦麼？我個人的見解即沒有這樣的固定。須知辦到這樣至少須經五十年，而在此五十年中我們敢說東隣與北赤還是依然今日的狀態麼？也許他們有了變化；也許他們變了方針。到那時我們便不一定必須如此做法。所以高遠的還以暫時不譚為是。但國家主義的最淺的涵義就是把中國改進為一個近世式的國家。果真我這個見解而不誤，則我敢自認亦就是一個國家主義者。於此例以外，還可拿北方有人提倡的普產主義為例。普產主義是主張人人有產，同勞共享。

他的方法不外乎在農方面使耕者盡自有其田；在工方面使工人盡分得股票，化爲股東。試問適用於今天的中國能即實現否？須知今天中國農業的頹敗並不是因爲佃戶與地主間分配相差太甚。而實是因爲連年內戰，土匪橫行，農業金融太枯窘致不周轉。工業的彫蔽更年甚一年。差不多工廠能存在的已沒有幾家了。其原因亦甚爲明顯。所以今天中國產業界的情形決談不到任何主義。只有從開發着眼。任何方法苟能維持原有產業狀態而不致敗壞，然後再稍進而開發起來無不可以採用，無不應該採用。必須工廠不致於一年比一年少起來，田地不致於一年比一年荒的多起來，方可以談到甚麼分配股票與使耕者自有其田的政策。所以普產主義的最小限度就是必須先開發產業增加民富。從這一點來說，則我也可以說就是一個普產主義者。可見高遠的想像各人比較上容有不同，而切近的辦法則比較上易得相同。現在我們應得注重於切近的辦法。而各人應得把他自己的高遠的想像看得輕些。否則專爲了高遠的想像而彼此互相敵視，雖在當事者自以爲有理，而旁觀者總不勉要譏笑。我常常看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論中國事情，總是痛罵中國的知識階級，以爲中國知識階級並未深知中國實況，徒爲外國學術上幾個名辭所癡醉。我想這種批評實是不錯。我們中國知識階級確有這樣的情形。

現在我們要說說我的高遠的想像與切近的辦法——高遠的想像比較上是我個人的而切近的辦

法則比較上或許是與本雜誌同人相同的。先講容易明白的。

第一譬如教育。我希望雖不能如吳稚暉，把人人都弄到大學畢業，但總以為除大學研究院外大學可辦到完全不收費，則貧寒人家的子弟便可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了。至於義務強迫教育亦須辦到以高等小學為止，於是全國便可沒有一個人其程度是在高小以下的了。不過現在那里談得到呢？所以我們還得回轉頭來談談切近的。須知教育的目的在養成做人的常德與處世的常識。而現在的學校不但沒有切實的知識授予於生徒，並且一入其中立刻沾染了惡習。所以有許多人家甯在自己家裏立私塾而不願送子弟入學校就是爲此。照現在這樣辦教育我敢說是完全替共產黨製造黨徒。中國多一個學校（除小學外）共產黨便添一個養成所。黨化教育本是共產黨發明的。國民黨不知就裏便拿來隨便實行起來。有些人很是反對。我雖不說不應該反對，但我以為實行的結果不過把平常的公民課本改爲三民主義罷了。這無異於教本的更換，沒有別的。試問今天的學生究竟課外的影響比課內的影響那一個強些。我想縱使天天讀三民主義而其爲共產運動所勾惑必如故。所以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與共產黨的黨化教育完全是兩件事。一個在形式，一個在精神；一個是公開而敷衍，一個是秘密而猛進。不過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却有一個大流弊：就是爲共產黨的黨化教育的掩護線。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本是一種狡計。凡對

於共產黨的攻擊而共產黨總把他轉嫁於國民黨。使國民黨激怒，來替他們撲滅敵人。國民黨於無形中作了共產黨的鷹犬而竟不自覺。所以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若祇是讀讀三民主義原不足十分重視。無奈還於無形中包含有共產黨的黨化教育於其中。我們今天最小限度的辦法就是澈底廓清教育界的無形與有形的黨化精神。

第二說到產業。我們自然希望能辦到不但人人有產，並且人人都能有自由意志以運用其財產。使每一個人的享受都在水平線以上，絕對沒有為經濟而受痛苦的人。同時對於人的質與量有周到的方法：使質一方面改良而日上；使量一方面不致胡亂增加。但在今天中國說這樣的話直無異於夢話。所以今天我們對於產業界的辦法只能求其不向頹敗的路去走。原有的產業漸漸向榮，新起的產業漸漸發生。這樣已經不容易辦了。因為要如此有許多前提：如一是不抵仗；二是不立苛稅；三是能澈底掃除土匪，等等。這些前提就沒有一個立刻能辦到。所以我們這種切近的辦法若求有一條出路還須從全盤的政治上着眼。

第三說到外交。我們自然希望不但修改一切有不利於我的條約，回復國權，並且我們中國可在國際公道上作一個砥柱，以維持世界和平。然而現狀說起來却未免太可憐了。英國交還漢口租界，在表面上可算是中國的勝利。其實那里是這麼一回事呢。英人的讓步，在英人方

面來看，正好像在街上走而遇着一個吃醉酒的暴漢，雖劈面撞來只好讓他一讓。其實那里是真正不敢較量。這原是一時的事而不可以久的。所以漢口租界雖交還了，而中國在國際的地位並沒有絲毫增高。所以我們的最小限度的辦法就是必須先把這種中風狂走的態度去掉；一方面極力整理內政，一方面對外交涉以最光明正大的態度出之。能回復國權若干便是若干，這樣不斷努力下去。不要想一口氣呵成於一分鐘。

第四說到政治。我們自然希望不但把中國完全辦到真正的民主政治，並且除了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以外，還須使專家在政治上有地位。注重民治就是注重民意與輿論；注重專家就是注重技術與科學。二者須相調和。因為民意比較上偏於流動，而專家則比較偏上於固定。政治與社會若是太流動了必定沒有進步而只見騷擾，而太固定了亦不十分好。所以應當調和二者。

這自是一種理想。我們那里不知道中國現在情形相去太遠呢？說到民治自然離不了議會。中國今天能把政治的重心寄託於議會麼？誰也不能相信。不過民主政治的最小雛形的根本基礎是在人民的自由權，所謂三大自由權便是。我們試放眼看來，民國於今已十六年了。究竟在那一年比較上人民的自由權最伸展些。我以為自然是民初與民二，換言之，即在多黨或兩黨對峙的時代。自此以後民權便有退無進，有衰無長了。不過軍閥在實際上雖然破壞民權，而名



義上却尙不敢說人民不應該有自由權。乃共產黨出來了，不但實際上把這殘喘一息的民權一投足之間完全蹴碎，並且在言論上竟敢公然主張除他們便不許有自由權。一切人民都變了殖民地的奴隸。不意向來主張民權的國民黨竟爲共產黨所催眠。以致弄得今天，真是江南到處有啼痕。所以我們最小限度的辦法就是必須努力爭得自由權，雖不能如先進國公民那樣的自由，而至少須像民國元二年那樣的情形。與人民權利最有關係的就是司法。民國十六年雖是爭城奪地的軍閥各霸一方，然幸而司法的法官進退尙未隨着轉移，各項法律亦尙未改動。不意這一次國民黨爲共產黨所述而竟將這個碩果僅存的半獨立的司法也完全化爲不獨立。這件事與人權的保障有很大的惡影響。所以我們最小限度的辦法，就是至少必須把保障人權的司法恢復到獨立的地位。至於檢察制度的不善等等容有改良餘地，却非委託專家詳細研究，編定法案不可。總之，在政治方面，今天中國有一個趨勢，可以說就是反民治的趨勢。如主張一黨專政等等便是最顯明的例。原來我們恨軍閥，就是恨他們反民治。不過他們的反民治是見之於行爲，他們還不敢公然在言論上主張。今天國民黨的行爲在實際上亦和他們沒有分別，但是國民黨却混了共產黨的理論在內，而竟公然在言論上反民治起來了。要救中國自然非設法強迫執政者非趨向於民治一途漸漸走去不可，固不論何人何黨執政。這是就行爲方面來說，而第一步却必須在

言論方面大大的公然提倡民治不可。若是沒有主張民治的言論自由則甚麼也說不到。所以在軍閥時代我們還有時得看見報紙罵軍閥，而在國民黨時代却絕對未曾看見報紙有對於國民黨的批評。即此一點足証中國的民治的趨勢只有退而無進。我們也明知完全的民主政治不是一躍而可躋及的，但却決不可反而退步。

最後說到如何使中國統一。我們自然希望中國成一個聯邦式的統一國家，並且中央的權力還以比較大些為佳。不過今天的問題還說不到全國如何統一，實在一省即無法整理。所以有人主張先有省自治，然後方有聯省自治。我們最小限度的辦法以為現在還說不到各省都自治起來，而只能希望有一二省或一二區域（兩省以地勢的關係可以形成一個區域）有這樣的覺悟。這樣的覺悟中有一個最大的條件：就是絕對不許對於鄰省抱絲毫侵略的心思。因為近十年來經驗教給我們一個鐵則：就是軍隊一擴充必然分裂。須知侵略鄰省只是把軍隊多分出去一枝使其獨立而已，與本省絕對沒有絲毫好處。所以在今天的中國，如何能使全國統一，雖真是一個絞腦汁的問題，我們也不敢說有甚麼妙法，不過武力統一的這種辦法自從北洋軍閥二度實驗以及此次國民黨軍一度實驗以後已經完全證明絕對不中用了。今北伐勝利以後仍然是割據的形勢，所不同的必只是本為掛着五色旗的割據而一變為掛着青天白日旗的割據罷了。在這種割據形勢，還是

危機四伏，戰事一觸即發。所以在五色旗下可以有連年不斷的內戰，我敢說將來在青天白日旗下也必是連年不斷的內戰。然則又怎能名爲統一呢？所以北伐是爲旗的統一而戰，還不是爲國的統一而戰。老百姓所伸長了頭頸而望的真統一與平和，還不知在何年何月呢？所以我們最小限度的辦法就是必須設法使一二省能有這種覺悟，雖不是廢兵與裁兵，然所養的軍隊只以夠防禦爲限。專從內部做工夫。先從事於開發生產，使其境內的人民一班的富力都增加起來。總之，不外乎所謂生與教。生之教之自然便可感化鄰省。

就以上所說的來看，可見現在的中國竟無一不在退化的歷程中。除了軍事上打仗比以前認眞些死傷的多些以外，無一不退化；就中尤以產業的退化爲最。我們的最小限度的辦法就是對於這一個退化的總趨勢必須設法挽回。我們希望全國有此大覺悟，集中其全力于這個小限度的要索。這一點辦到此後方能再說其他。而挽回這個頹勢的要點尤在爭自由。自由爲產業發展之母，爲思想創造之母，爲政治上軌之母。所以據我看來，共產黨把他的血（即其理論）硬混入國民黨中去，使國民黨雖得了天下而不能治，比軍閥於事前阻止國民黨取得政權真是惡辣萬倍。

（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寫）

此文爲去年所寫，至今看來所說情形尙無大變化，所以敢仍提出，以補本報餘白。 附注

## 「以黨治國」之又一解

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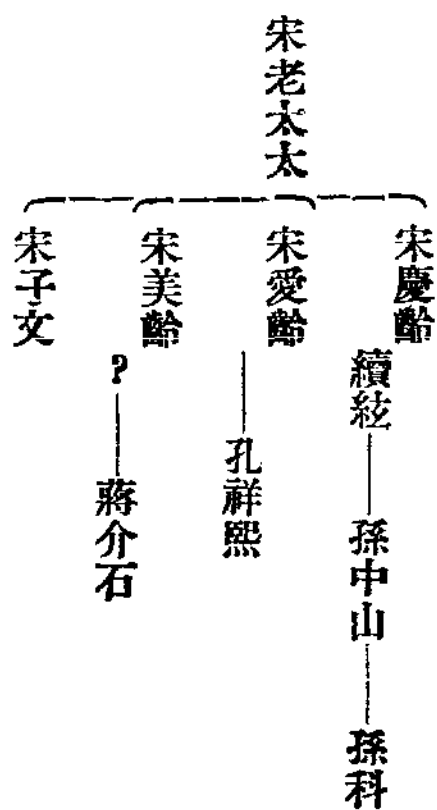
電綫桿上，廁所牆上，常常貼着「以黨治國」的標語。這個「黨」究竟是什麼，是「狐羆狗黨」的「黨」，還是「無政府黨」的「黨」？這是一個大大的疑問。然而這個疑問不久就引出了一個答案，據國民黨人告訴我們說，「以黨治國」即是「以國民黨治國」。這句話答得很乾脆。可是事實不是這樣。

在南京，文的武的文武帶打的角色樣樣俱全，這些人又有什麼派什麼系，新式的制度和舊式的政治，無不齊備，——只少了一樣東西，少一個國民黨。現在南京已有了一位主席，有了好幾個院長，一大羣部長，無數的委員，紅鬍子殺進白鬍子殺出，鬧來鬧去，總是那幾個人。國民黨在那裏？

再看南京以外的地方：東北角上掛着五色旗，國府委員的委任狀過去之後大概就放進應該放的地方去了；南方中部的總司令拘禁了一位中央委員，但是因為尊重黨紀的原故，押了一百多天就放了；西南角上兩位大帥動起武來了，南京打了兩個電報請他們停戰給他們和解；……國民黨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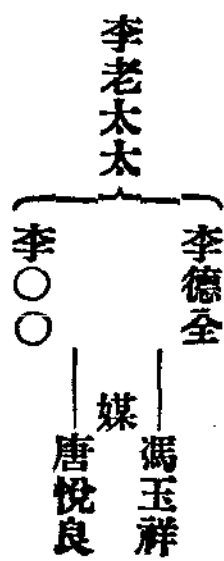
『以黨治國』絕不是『以國民黨治國』。『黨』字另有一種解釋。『黨』者，親族姻戚也。禮記上說『睦于父母之黨』。禮是孔子制的，現在南京的內政部長正在刊贈論語萬部，尊孔的精神正在有加無已。把『黨』解做親族姻戚的黨，這也不過是從古，並沒有什麼新奇。所以我說『以黨治國』即是『以親族姻戚治國』。有目前的事實做證據。

南京政府即是幾個親族姻戚的黨所合組成的黨政府。今為試繪『黨譜』如下：



說明：宋老太太有做皇太后的資格。三位女兒，次女宋慶齡嫁與孫中山，有『國母』之譽，任中央委員，現與陳友仁同志在歐洲。長女宋愛齡嫁與孔祥熙同志，孔任工商部長兼好幾個委員。三女宋美齡不知如何與蔣介石結婚了，蔣為國民政府主席，（用英文寫即是總統）美齡為立法

院委員。宋子文同志身居「國舅」的地位，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行長並好幾個委員。孫科同志以「太子」的資格任鐵路部部長，兼好幾個委員。



說明：馮無須介紹，唐以青年會幹事之地位一躍而為外交處處長，外交部次長。

李石曾——李宗侗  
易培基——易漱蘋）結婚

說明：李宗侗為李石曾之姪兒，易培基之女婿，現任職十幾種，為北方政局要人。

此外如王伯羣為何應欽之舅爺，張乃燕為張靜江之姪少爺，蔡無忌是蔡元培的少爺，陳其采是陳英士的兄弟……沒有一個人不可以入「黨譜」。但是我們孤陋寡聞，不能一一列舉，假若有熟悉現代掌故的人來修「黨譜」，一定大有可觀。

從前君主時代，宗室王公，俱為顯貴，現在三次革命之後，執政者還不脫親族姻戚的範圍，「以黨治國」總算是中國的一點國粹了。吳稚暉先生語妙天下，談話之間最喜歡說到精虫，頗有

至理，現在南京的政治實即『精虫政治』。『以黨治國』的原則現在還沒有充分推行，這是天下尙不太平的根由。張雨帥與曹仲帥本是兒女親家，張少帥現已榮任國府委員，曹仲帥大概也許因爲『黨』的關係出而『治國』了，那時節我們可以看到『以黨治國』的極致了。

## 黨國的危機之一——匪！

純士

國民革命成功，已造成了一個全國皆匪的局面，我們研究匪患的現狀，并推測其將來，實在為黨國前途不寒而慄。

在中國歷史上，自來構成匪患的原因，大抵不外四端：

- (一) 凶年饑饉，民不聊生；
- (二) 易代改姓，羣雄并起；
- (三) 政治腐敗，逼良為亂；
- (四) 紀綱解紐，人存非分。

而這種匪類所憑藉以猖獗一時的工具，又大抵不出以下五種：

- (一) 假託神道以誘惑愚民；
- (二) 倡立邪說以牢籠梟傑；
- (三) 秘密組織以噓聚徒黨；
- (四) 憑藉險阻以抵抗官軍；



(五)大肆殺戮以劫持羣衆。

我們根據歷史上這種「舊匪」所演過的事實，來估量今日這種「新匪」的技倆，我們深切的感到今日這個局面決不容易收拾。從原因方面看，從前匪患的發生，往往僅具上舉四種原因之一或二，而今日則除四種完全具備外，而另有其他的新原因參雜其間，請簡略的分析如下：

一、中國這十幾年來，完全是一種軍閥割據的局面。有若干省分，錢糧已提徵到民國二十幾年；有許多地方，往往禁止種稻或種麥，而改種罌粟；農政水利，無論新法舊法，大都視為迂闊，無人過問，且亦無暇過問，以致弄得各地的旱災，水災，蟲荒等等現象，幾於隨在皆然。

最近的兩年以來，國民黨大舉北伐，全國用兵，農民早已不能安居樂業；加以戰事稍停，而一切遊兵潰匪，又如麻而起，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這並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大兵以後，兵匪遍地，農民既不能安居鄉里，一切田地，當然惟有聽其荒蕪而已。最近據外人調查，謂北方各省的災民，至少在兩千萬以上，如果再加入南方各省的，這個數目不是更可駭人嗎？國民革命，國民革命，革得全國無衣無食的國民有這樣的多，全國盜匪的蠶起，還不是當然的結果嗎？

二、中國的辛亥革命，基礎本來是異常之薄弱的，換言之，革命之所以成功，并不是由於純粹的革命黨人，而是借重多數軍人的響應，因軍人革命而造成一軍人割據的局面，當然是一種很

自然的結果。中國今日這樣一個糜爛的現狀，雖完全由於這十幾年的軍閥割據，但種因則始於辛亥一役。并且孫中山的革命，不僅借助於軍隊而已，同時又利用會匪鬚匪，以及各地的土匪，最後乃利用到共匪。可以說一切匪的資格在中國是這樣的提高，一切匪的氣燄在中國是這樣的猖獗，實在是由於國民黨的先總理孫中山先生這幾十年盡力的倡導使然！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在孫中山的當日，原不過志在求革命的速成，以為利用一時，當無大患，絕沒有想到竟造成今日這樣一個局面，甚矣，運用策略之不可不慎也。

三、中國的政治腐敗，不自近年始，然而這十幾年來的政治，比較滿清末年更加黑暗，却是一種共見共聞的事實。在專制時代偶因一地方的官吏貪酷，往往激成民變因而流為土匪，今則一道同風，全國幾無不貪之官，不酷之吏。又不僅官貪吏酷而已，更有所謂各級黨部者焉：橫敲竹槓，而必誣人以土豪劣紳；挾嫌報復，而必加人以反革命的罪狀。在這種的情形之下，懦者固惟有飲泣吞聲，強且黠者，豈有不出死命以與此輩相搏之理？今日的國民黨人，已經成了『國人皆曰可殺』，全國的所謂匪者，在這一種『替天行道』的空氣之下，還有不一天一天趨於氣燄萬丈的嗎？

四、中國這個民族，實在是個很奇怪的東西，我無以譬之，把他擬諸一個飽經世故的老人，

看他的樣子，龍鍾病態，彷彿不難刼持，然而徵諸歷史及眼前的事實，最不容易欺騙的，大概無有過於中國的所謂『民意』。你們天天標榜廉潔，而貪污如故；天天標榜天下爲公，標榜考試，而任用私人，羣小充斥如故；甚至於歷史告訴我們，中國沒有重用親貴重用外戚而不腐敗的政治，而你們却非用親貴，用外戚不行；歷史告訴我們，同黨內訌，沒有不招致潰敗的政黨，而你們却要死死抱定一個『黨外無黨』的原則，而內訌不已。我們知道：一種貪污的政治，沒有不造成一種淫靡的風習的；一種營私的政治，沒有不激成一種不平的社會的。在現在看起來，可以說貪污也，淫靡也，營私也，不平也，以及類此者的一切一切，已經充滿了全中國，而實由國民黨於最短時期中一手造成之！我們知道這種局面是最適於匪類的滋蔓的，你們要殺嗎？要勦嗎？這要看你們的造化何如了。

看上面所敘述，造成今日匪患的原因除舊有的四種而外，更有新者參雜其間，大致已可了然。現在再進一步來研究今日這班匪徒所憑藉以猖獗一時的工具或方法，則匪勢擴大的前途和國民黨的運命，當不難推測而得了。

一、所謂神道，在今日的匪徒似乎是用不着了，然而不盡然：中國辦新教育三四十年，其效力僅及於一部分中產以上的富有階級，一大部分的貧苦階級絕沒有沾到教育的實惠，換言之，即

貧苦階級的頭腦仍舊是三四十年以前的頭腦，儘有爲神道所左右的可能。現在川，鄂，黔，桂，之交有所謂神匪，其所假託之神道雖不得而詳，但大率總不外白蓮教一類的支流餘裔。又最近江蘇的鹽城，因毀滅一座城隍菩薩，竟激動全縣的公憤，將所有學校黨部等機關搗毀一空，神道在一般的愚民階級，尙具有無上的力量不難想像而得。又近年各省有一種亂壇的組織，大率規模宏大，內容秘密，加入的不僅是一種愚民，卽失志的軍官，下野的政客，無聊的遺老，社會的流氓等等，也吸收得不少，這類的機關都可以與匪爲緣，而一一皆假迷信以神其作用。此外更有一種危機，世人每不易察覺，卽今日國民政府的所謂黨國要人中，實包含有一大部分基督教的分子，如姓馮的，姓王的，姓宋的，姓孔的，姓薛的及其部屬等等，大率是此類人物；此外更有一種已身雖不信教，而其夫人則出身於教會學校而爲虔敬之信徒，亦具有左右此類要人之實力。這一類的人大率不明白中國社會的結構，只是假着一面破除迷信的旗幟，以爲基督教開疆拓土，現在各省的寺院廟宇，卜筮星相等等的的人物和機關，皆在取締之列，而一班憑藉此類機關或職業以爲衣食的，實不下幾千萬人，正在叫苦連天！如果逼得太緊，這班人不流而與匪類勾結，我是不信的。現在負責辦黨的人，如胡漢民戴季陶之類，完全不懂政治，更不懂中國的社會，只是抓着幾個空空洞洞的革命名詞，一任大家魯莽滅裂的往前幹去，所謂「破除迷信」，當然也

是一個好聽的題目，但用之不得其道，也可釀成不可思議的危險哩！

二、所謂邪說，從前有『篝火狐鳴』，『真命天子』一類的把戲，現在則出色當行的當然莫過於共產。共產黨本來有其一定的學說，一定的組織，如果孫中山無容共的一幕，則該黨只能循其一定的軌轍以從事活動與宣傳，一時決無接近政權的機會。但孫氏既一度容之，以造成今日國民黨這樣的一個局面，現在又挾全力以排之，務必勦絕其根株而後已，則今日共黨的一切出軌行動，實應由國民黨負完全責任。本來共產黨和土匪的發生都是緣於社會的不平；現在的國民黨既貪污淫靡以努力造成一個不平的社會，而所借以號召的旗幟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打倒土豪劣紳』『耕者有其田』種種，又在在足以爲此輩所假借利用，則共黨與土匪合作以爲大患於中國，這實在是千載一時的機會，醞釀潰決，前途真不是我們所能預測的了。

三、中國本來是一個秘密組織最多的國家，從前的『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其一切誓約手模等等，本來就是這種秘密結社的擴大。近年的共產黨，其組織口號等等，更規撫蘇俄，我們看由北京蘇俄大使館所搜出的各種文件，其組織的嚴祕，以較中國從前的種種秘密結合，真是大巫之於小巫。以中國這種富有組織能力的匪，再益以共產黨這種最新的方法，則中國的匪必有一度的大進步而不容易收拾，這是可斷言的。即以最近兩三年來上海的綁匪而論，據懂得此中內

幕的偵探等人說，此輩實有大規模的秘密組織，所以無論如何嚴密的搜捕，嚴刑的懲辦，總不能使若輩稍形斂迹，以綁匪例推其他一切的匪，則今日匪的程度之高實在是空前未有的了。

四、本來在一個交通發達的國家，鐵道四達，飛機翔空，原已無所謂險阻，但中國則還不足以語此。因此之故，所以前有臨城的豹突谷，最近又有江西的井岡山，都為大批的匪類所盤踞，現在湘南贛西朱毛一股共匪之不易撲滅，一面固由剿者不得其人，而憑藉險阻也是此輩苟延殘喘的原因之一種。但這種天然的險阻雖有助於匪而實不甚大，最有益於匪的却是人為的險阻。現在各省仍為各派各系的軍閥所割據，彼此利害時時在衝突之中，甲省有匪既不是乙省所能越境剿辦；乙省有匪也斷斷不能請甲省的軍閥幫忙；最近朱培德的湘贛剿匪總司令之所以不能實現，據說就是因為桂系在那裏擋駕。在這種分疆而治的封建形勢下面，實在最適於流寇的滋長；而最近的將來軍閥之再度火併，也多半會要假借『勦匪』這一個名義以作導火線。等到軍閥與軍閥正式火併而把剿匪的問題拋在一邊的時候，中國的匪患一定會有突飛的進步，而中國全盤的糜爛也於是乎大告成功。所以未來的大禍在表面上看是各派軍閥的火併，而實際上則是因軍閥火併所給與匪類一個大舉動大聯合的機會哩！

五、中國自來的巨匪如黃巢，李自誠，張獻忠之類，本來照例是以慘殺威脅民衆的。最近

如彭湃一股之在海陸豐，毛朱一股之在湘南贛西一帶，張鳴九一股之在山東的章邱，王老虎李志末一股之在安徽的阜陽，無一不是大肆殘殺。最可怕的，便是從前的匪殺人只是殺人而已，並沒有殺人的學說。而今日的匪則所殺的是『土豪劣紳』，是『反革命份子』，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他們殺人的時候有學說以壯其胆，所以一個青年可以殺人，一個弱女子也可以殺人，殺人的理論進步，所殺的數量當然也非大大的進步不可！殺啊！殺啊！我們耳鼓所振動的都是一片殺伐之聲，中國的前途還堪設想嗎？

照我上面所敘述，則今日中國匪患發生的原因和匪勢蔓延的現狀，已經可看出一個大概；如果國民黨的政府仍舊是繼續的貪污，繼續的淫靡；國民黨的軍人仍舊是繼續的割據，繼續的火併；國民黨左派右派的政客，仍舊是繼續的陰謀，繼續的搗亂；則中國的共產黨，土匪災民，以及因天災人禍或身受壓迫的種種不平分子，一定會要自自然然的走到一條路上去而使中國陷於一種空前的擾亂與崩潰。到那時候外國人出兵替中國勦匪，便會不算是干涉中國的內政，而算是伐暴救民，出中國的人民於水火。果然有這樣的一日，所謂一黨專政的國民黨固然是毫不足惜的歸於死亡，而中國這個國家也就從此休矣。我這種話絕對不是危言聳聽，按諸中國的現狀，深察中國的人心，留意國民黨人的一切舉措，實在是一點一滴都在向這條不祥的路上走，中國的志士

仁人：中國的有力健者，你們眼看着這個不堪設想的局面便在眼前，你們還能袖手傍觀以同歸於盡嗎？



# 讀英儒陸克傳

立齋

## 第一 陸氏之時代

今日吾儕讀英國政治史，佩其人民自由權之保障，兩大政黨之互相尊重而從容揖讓於廟堂之上；抑知距今三四百年前，其志士仁人不得志於國內政局，因而緘口結舌，竄逐於海外者，與今日尼蒂氏之於意，米呂哥夫氏之於俄，正出一轍，讀英哲學家陸克傳而信矣。

一六三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陸克氏生

一六五二年入牛津大學基督院

一六六〇年任基督院導師

一六六七年識阿吸雷爵士（即夏甫茲勃利侯）移居倫敦，充阿氏書記

一六七五年夏甫茲勃利侯爲沙利二世免職陸氏出亡居巴黎三年

一六七九年夏侯復入政府陸氏亦返倫敦

一六八二年夏侯逃亡荷蘭，旋病死

一六八三年陸氏隱居荷蘭

一六八九年荷蘭之奧倫治王爵爲英王，陸氏返英

同年陸氏『宗教上之容忍』出版

同年『政府論』出版

一六九〇年『人智論』出版

一六九一年陸氏喘疾漸重，退居奧梯斯

一六九二年後陸氏時與人辨論宗教上之容忍問題

一六九六年陸氏任商務部委員

一七〇〇年陸氏辭商務部委員職

一七〇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陸氏死

陸氏之時代爲何等時代乎？英之憲法號爲和平發展之憲法，而十七世紀中嘗經三大政變：一六〇三年至一六四九年爲詹姆斯一世與沙利一世專制之時期，其後演成沙利一世斷頭之慘劇，此一變也；克林威爾繼爲護國首領，而英採共和國體者十又一年，此二變也；詹姆斯二世退位，又迎荷蘭之奧倫治王爵以承大統，而英之政局底定，卒成今之政黨內閣，此三變也。自陸氏之生，英朝政局卽瀕於破裂之境。其始入大學，迄於學成爲教師之日，正當克林威爾柄政之年。沙利二世復位之

初，以爲政局從此可定，不料信教自由之爭，愈演愈烈，厠身政局者，朝起夕仆，一如吾國近年之政象，而陸氏竟逃海外兩次。及奧倫治王爵爲英王，陸氏乃得重返故鄉，陸氏於一六六〇年（克氏死後沙利二世復辟之年）嘗自記曰，自我有知，日在風濤之中，吾人今日觀之，豈惟一六六〇年已哉，謂其終身困於政朝之中可也。嗚呼，英之議會主權論雖自陸克而發揮光大，陸氏之生，乃曾不能稍享自由政治之福，在政變迭起之中，獨抱其爲民爭自由之思想，反因其理論而大受挫折，終於流亡海外十餘年之久。古今中外獨有懷抱，而不隨俗浮沈者之遭遇，豈不大抵然哉？

## 第二 沙利二世之政局

克林威爾氏既歿，護國政治不克自保，王政共和兩派決定大計，卒出於復辟一途，而斷頭台上沙利氏之子入承大統，是爲沙利二世。沙利二世不以乃父覆轍爲戒，蹂躪英國憲政常規，較前尤甚。論者謂英國千餘年之歷史，以沙利二世爲最混亂最黑暗之時期，信不誣也。

歐俗一夫一妻之制，帝王之尊亦共守之。沙利二世少年亡命歐洲大陸，結識英婦華爾德氏（Lucy Walters）育私生子一人，後稱孟麥司公爵（Duke of Monmouth）及爲英王，復收當時之名女優二人入宮，時議會方有劇場捐之議，甲曰劇場屬於皇帝之娛樂，理應免稅，乙議員起言，曰英皇所娛樂者男優乎，女優乎，英皇聞乙言，大怒，乃令衛兵數人私行報復，割乙之鼻。

時法之路易十四世爲法雄主，正攻荷蘭，懼英之助荷，乃與沙利二世相約，贈以年金二百萬鎊，除雙方同意外，不得與他國訂約。是沙利二世以國家地位，供外國君主奔走，所以墜英之名譽者，至是而極。

當時鬭爭最烈者，爲宗教問題：耶穌教與天主教既相傾矣，因爲耶穌教，英倫國教派與反國教派(Dissenter)又日在傾軋之中；祈禱方式也，教徒聚會之所也，無一非爭持之點。而沙利二世特路易十四世六千兵之後援，忽與其弟以歸宗天主教聞矣。於是國會中奉耶穌教者，咸危懼，恐此後爲英王者，將屬於天主教徒，乃提出所謂排斥法案，(Exclusion Bill)即廢沙利二世之弟約克公爵，使其不得繼承王位也。國會之中，甲派曰王位承繼爲王之特權，非外人所能干與，乙派曰此當視輿論之從違，非王一人所能繼。此二派者即後日保守自由兩黨之起點。其時則以大多數議員爲王後盾，排斥案卒不獲通過。

讀此時代之英政史，則知其時之英國無所謂國會政治焉，無所謂內閣焉，無所謂政黨焉，一國之政治決於君主一人之好惡。如是而活動於政治者，除隨君主一人之喜怒而進退外無他道，除陰謀詭計外無他道，而抱定政治主張之陸克氏，生於其間，乃大苦矣。

### 第三 陸氏與夏甫茲勃利侯之關係

陸氏生長於自由思想之家，其父嘗從克林威爾之後，服役於當日之議會黨之軍中。其所學習之基督院院長翁文氏，(John Owen) 清教徒也，在校時愛讀之書，爲笛卡兒氏哲學，時出版不及數年，並及霍布士之『人性論』及『大鯨魚』(Leviathan)

時牛津大學風氣偏向實驗科學，陸氏習化學，兼學醫，嘗爲人診病，同輩中以『醫生陸克』稱之。一六六七年阿吸雷氏來牛津求醫，托姆士博士介陸氏以見，並譚政治，宗教，哲學問題，甚相得。陸氏旋移居阿氏倫敦宅，且爲阿氏秘書，雙方知己之感，至老不衰。

阿氏爲政界要人，所往還者皆普通人，陸氏因與海內見聞博洽之士相接，視牛津之株守學校者大異。陸氏自記曰，友輩五六人集於予室，討論道德與宗教之根本原則，遇不可通之難關，則告以人智之有限界，以爲解決之法，其後來之大著曰『人智論』卽由此種聚談中積累而成。

夏甫茲勃利侯在克林威爾時代本黨於克氏，及復辟議定，派至歐陸迎接沙利二世，以擁立之功，受侯爵之封。一六六二年任財政總長，一六七二年沙利二世與路易十四世之密約成，原約不便宣布，乃僞造約文，由阿氏署名宣告於國會，是阿氏亦逢迎意旨，以圖鞏固權位之人，與專制國中之政客相類矣。然其人深信國會權力，與信教自由之義，沙利二世時所頒政治上宗教上之寬大政令，大抵由彼主之，而陸氏之助力爲多。

一六七二年夏侯任爲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陸氏隨之爲秘書 (Secretary of Presentation) 。後三年陸氏轉爲通商及海外殖民委員會秘書，夏侯爲擁護耶教之人，所持政見不容於沙利二世，因法國密約，代之負謗，且以沙利姬妾衆多，要求預算中多列皇室經費，爲夏侯所拒，於是夏侯大法官之職被奪，陸氏亦不安於位，而逃於法國，爲寓公四年，所與往還皆學者，尤重醫學上之觀察。此陸氏之不得志於政治，而高唱去國之歌之第一次也。

一六七三年後，夏侯在國會中常爲政府之反對黨，爲沙利二世所忌，拘之於倫敦塔中，旋釋出，夏侯警告沙利，苟不從其言，國中將無甯日。於是改組樞密院，凡反對黨皆任爲會員而夏侯爲會長。時排斥法案方提出於國會中，陸氏自法返英，關於夏侯在國會中之辨論，助之立意，並分任其起稿之責。

前既言之，時之英政治，尙未達於公開競爭之境，所恃爲勝敗者，皆陰謀詭計，故英人謂之曰，此密謀與反密謀時代也。(It was time of plots and Counter plots) 排斥法案既不通過，夏侯又有擁立孟麥司公爵之計，要求沙利二世先承認孟麥司公爵爲合法之子，而沙利二世拒之，及一六八一年常爲孟麥司公爵謀劃，欲率健兒萬人舉事於倫敦，爲政府所捕，翌年逃至荷蘭，不及一年而歿。

夏侯被捕之後陸克氏居基督院中，以其爲食校中饑廩之人也，絕口不譚政治，偶有挑動之者置之不答，論者謂如此緘默之人實所罕見。陸氏意欲藉此以藏身遠禍，不謂政府警吏時追逐其後，卒有第二次去國之舉，其所至地爲荷蘭，爲當日歐洲之自由鄉，凡因宗教學術政治之爭，不安於國內者皆以荷蘭爲逋逃藪，如笛卡兒氏，斯賓賓挪沙氏皆嘗寓荷蘭矣。英政府更援交出政治犯之例，交涉於荷政府，荷政府着手逮捕，以陸氏隱匿不爲人所見，卒免於難。及詹姆士二世去位，而陸氏重返祖國，時已爲年五十七之老人矣。

吾儕平日讀政治學史，初以爲陸氏萬風平浪靜中之學者，孰料其飽經患難如是哉！

#### 第四 結論 陸氏學說之勝利

一六八八年光榮的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告成，陸氏返國，其平生大著出版，曰政府二論(S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主張人民主權，曰人智論(Essay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主張人智之有限，二書皆成於海外流亡之日，以持論與時局抵牾，故遲之又久，而後問世，陸氏晚年受威廉任命爲商務部委員，然以痰喘之年，畏倫敦嚴寒，乃終老鄉間。

吾人閉目靜思陸氏當日之生世，豈非數十年困頓不遇之人哉！持信仰自由之說而教會各派正在劇戰中矣！持國會主權之論，而帝王神權之夢尙未醒焉；著書不敢自署其名，(陸氏之宗教容

忍論及死後遺囑發表，方知爲陸氏之作）且因預聞朝政而遭竄逐之禍。然依英近二百年之歷史觀之，何在而非陸氏學說之勝利哉！

英教會之制，在克林威爾柄政之日，大受清教徒之蹂躪，及沙利二世復辟，教會爲王之後盾，重整教權，所以來縛教徒教士與學術思想者，無所不至，陸氏大聲疾呼曰，宗教者精神上之救濟，非外人所得而強迫，政府所恃者強力，而強力之用不能變更內心信仰，因而主張信仰自由，與國教分離，此等原則今已爲各國憲法之通行條文矣。

英自丟度朝以來，爭持不決者，曰英之主人翁王室耶，國會耶？換詞言之，君主大權耶，議會法律耶？克林威爾革命之後，英之帝王，若沙利二世詹姆斯二世，猶抱其神權之迷夢，於是陸氏大聲疾呼曰，所以統治全國人民之立法權，苟不經人民之同意而爲之者是曰暴政。因而以人民同意爲政治之基礎，而議會主權，自陸氏以來，益臻牢固不拔之境矣。

吾人攷陸氏一生經歷，乃知在政治上有主張有思想之國民所以自處者有三原則

一曰歐洲今日之自由政治，皆出於思想家奮鬥之結果。

二曰奮鬥之中，不免於種種犧牲，成敗利鈍，非所應計。

三曰所爭目的正大光明，終有撥雲霧靚青天之一日。



# 英國韋爾斯氏 (H. V. Wells) 評墨梭里尼 (Mussolini)

力人譯

汎西司主義爲墨梭里尼之工具耶，抑墨氏爲汎西司主義所造成耶？墨梭里尼死後，汎西司主義隨之而死耶，抑此戲台上名角如墨氏者，卽不生於此世，而汎西司主義仍能在世界舞台上自獻其技耶？

汎西司主義如其今日名號之所示，如其今日之組織，本與墨梭里尼有密切之關係。但名號仍舊，領袖仍舊，而汎西主義七年來出現於舞台之上已大變其性質矣。其發生之始，本爲世界上有一種新奇現象，但成立以來，所自命爲新奇者，均已一切舍棄矣。此種實在，如今日之名，今日之組織，在戰前之意大利，固已有口皆碑，其精神上之創造人實詩人達農西亞也。達農西亞方積極活動於菲墨市之進攻，而墨梭利尼尙在鼓動羣衆，搶劫商店，主張鐵道歸鐵道工人，土地歸農民所有之說。

以上所云意大利之精神，早出現於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三年馬西亞納替之未來派詩中，決非墨氏所創造，但彼能研究之，利用之，以達其意大利的暴虐者之地位。歐戰之前，在詩人集會之

晚餐席上，早聞意大利豐富之歌唱聲，呼號未來之橫暴，其所隱示者，曰不容許無意識存在之意大利，曰批評既往，要求未來之意大利，曰爲戰爭歡躍亂動之意大利，曰貴族的，排斥的，倨傲的，殘暴的意大利，一言以蔽之，未來主義的意大利。

當時墨梭里尼之爲墨梭里尼，正今日汎西司主義者所欲暗伏道上，捕而置之死地者。當時之墨梭里尼平和黨也，極左之社會黨也，嘗領羅馬之農人暴動，及因所謂紅色星期而著名者也。

一九一九年墨氏尙未發見其同黨人之真正靈魂與真性質，此意大利之少年的橫暴，亦尙未發見其組織者與上帝。當時汎西司主義之黨綱在七年以後之今日讀之，與其今日所宣告者正相反對，主張共和政治，平和主義，貴族稱號之廢除，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宣傳自由，富力調查，不生產資本之沒收，銀行與交易所之停止，土地歸於農民蘇維埃所有，此乃工會與農人階級以外之極端社會黨之新組織也。彼等之力量不在其新觀念中，而在其組織能力中。

汎西司黨動作之始，以音節活躍之戲劇的彩色，鼓動青年之想像，其性質爲進攻的，冒險的，鼓吵的，不肯和解的；如一般青年之心理。簡單言之，乃一大天鵝也。此汎西司黨能以軍人之制服，加於意大利的未來主義派之身，且教之行羅馬軍人之敬禮。於是彼等與社會主義，平民主義者立於反對之地位。一九二〇年彼等擁護奇勞蒂內閣，乃得奇氏之伴爲不知，在是年各

市議會選舉之中，大得勝利。彼等集合亂暴之青年，以恐嚇選舉人。彼等在秘密中取得槍械，而當時之正式警察以友誼的鬆懈之精神對待之。及一九二一年在衆議院中既成爲一黨，乃起而反對縱之使成之奇勞蒂氏，奇氏可謂咎由自取矣。

一九二〇年之際，此早年黨綱早已消聲匿跡，苟非其反對黨如司徒蜀及尼蒂氏之牢記，殆爲世所忘矣。此時之墨梭里尼正在搜求種種姿勢，種種主張，以滿足此活動的冒險的意大利少年之欲望。墨氏卒出現於舞台，成一角色，自居於英雄豪傑的意大利之教主與再造者，而此種地位在達農西亞氏原可於十五年前爲之寫定者矣。

一九一九年之際，墨氏尙與極端之社會主義者往還，及奇勞蒂內閣既倒，彼乃歸向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宗教的正宗派，與保守主義。墨氏之此種變更方向，在我原不欲責其狡獪的與自利的功名之念。依予觀之，彼之生性，乃一戲劇家，鼓動家，凡可以獲勝者，彼將乘勢爲之，彼絕非一冷靜之勞力者，犧牲其一生及能力於浪漫的反動中。

當時浪漫的反動之種種勢力，不能產生一種組織，但甘心爲音節活躍之戲劇的效忠。此反動勢力除一有文人積習，已銷耗其精力於航空及菲墨事件之詩人外，已無其他大領袖，故彼等所呼號者，卽一生活力充滿之英雄也。此汎西司主義之組織，除其舊黨綱之修改外，正合反動勢力

所需要之第一件，而墨梭里尼甘於隨餘音嫋嫋之後，爲其相繼而來之第二件。

讀者諸君但取汚遍世界之墨梭里尼相片數枚而觀之，自知此墨氏乃一被造者，而非創造者，其面爲圓形，外強而中乾，正流俗的戲劇家之容貌也。彼兩眼之注視，如身穿盔甲，頭戴首鎧時之目光，實則其眼之表示；缺乏思想與理智，而徒具一挑戰者之形容。其心目中若云『你有什么事可以反對我，我終不承認而已』。

彼之形容，乃一極端具有虛榮心及恐懼心之人。彼不懼利刃，不懼暗殺者之隨其後，彼乃恐懼青天白日下之真理。彼所加於其反對黨及批評者之暗殺及殘暴，乃彼傳記上連篇之血跡，正以彼爲恐懼反對者之批評之領袖故也。彼欲盡一切反對黨而去之，若尼蒂氏，亞門多拉氏，佛尼氏，密書利氏，麥天奧替氏，薩爾扶米尼氏，司徒蜀氏，杜勒蒂氏已在驅逐之列。凡注意而批評者，咸在驅逐之列，其意若曰彼等候候此何爲。如上所舉之人，或被劫奪，或被毆打，或流戍，或無罪而死，然彼等視此把持意大利舞台之喜劇人物，無不勝過萬倍。彼等之惟一罪名，卽在其冷銳之眼光，卽在其對於此誇大狂人之批評。

墨梭里尼之在意大利，絲毫無所創造。彼乃意大利之產物，意大利之不健全之產物。意大利人常問曰，意大利苟無墨梭里尼，將何所爲，旁人答覆之辭曰，去此人後，儘有他人來代之

。今日所訓練而成之汎西司主義，本存在於墨氏以前，即令墨氏去後，仍能繼續於其後。

墨氏即死，意大利在其豐富之人才中，不難求一喜劇的雄辨的繼人，所懼者繼人太多，爭相雄長耳。

究此汎西司主義所以容墨氏張牙舞爪，且以暴虐者之資格，實行多數橫暴之舉者，其真相何如耶，其種種複雜之勢力，所以爲其後盾者何如耶？

汎西司主義權力之由來，以有組織之袍澤團體，在意大利之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出現故也。

汎西司主義自表面觀之，爲一人之專制。合全世界觀之，所謂有組織之袍澤團體，各會員抱同一之思想，行同一之行動，且受半宗教之犧牲心之驅策，在人事上將占極重要之地位。意大利向多秘密結社，然汎西司黨非此之屬，而爲公開有宗旨之團體。其行動在大會中討論，在報紙上鼓吹。方今獨占俄國之共產黨，與謀救中國之國民黨，亦爲同類之團體，組織雖同，而其精神則視意爲近世的。俄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理想，與汎西司黨完全相反，中俄兩黨之行動，亦少鼠竊狗偷的橫暴如意之汎西司黨，惟三者之外形，大體相同。世之車輛之外形相同者多，然其所以爲輛者大異矣。

俄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而與現實奮鬥，國民黨圖近世化之中國文化之發展與鞏固。（國民黨決不足以語此，緩日尙有文與韋氏論之。）此汎西司主義之車輛中所載者，爲青年的無教育的意大利之僻見，狂妄的，不耐耐的，俗套的，視國民黨與共產黨見解之具有活力與新氣象者，不可同日而語。以汎西司主義與其他二者相設，則汎西司派之心理，可謂不知有新事物，惟保守舊事物，以求一己之光榮。此意大利之未來派主義，不過回復於原始民族之橫暴而已。蓋爲近世方法，而無近世觀念存乎其中也。

汎西司黨人所需要之同志，係其人能以自傲與情感而欣然承受號令之人，汎西司黨人需要之兵士，係視死如歸之人，汎西司黨人需要之教士，係一心奉承上帝而極不懷疑之人，汎西司黨人所需要之教師，係專教唯一功課之人，其功課曰意大利。彼等不能承認懷疑，不能承認限制。彼等以思想爲謀叛，以討論爲弱點，以警告爲反抗，凡此類者應使之箝口結舌而消滅之。墨梭里尼能唱彼等之歌如此所云，彼等當以中世紀式之忠誠待之，萬一墨氏天牖其衷，或變爲有理智，有批評性之人，則彼等必去之而後已。彼等之真摯，彼等輕視舊領袖之玩世主義及商化主義，自屬不可爭執之事。立於照相人前，儼若英雄之墨氏，實即立於世界前之英雄之少年意大利之縮影而已。

意大利何爲而產生此類大多數之青年，以造成汎西司主義之大黨，其原因安在？何爲而意大利自造成其奴隸境遇，及墜落地位？欲研究此類問題，須將意大利五十年內之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之沿革，及青年所得教材之性質，作一詳細批評之研究。意大利之學校，是否極壞，學校之數是否不足，學生之入學是否不可能，教習之宗教的及反宗教的測驗如何，大學內之人才是否劣等，訓練學生，是否以宣傳代替教育或所讀書籍之不當，此數事究竟如何，予不得而知之。但意大利教育之不完全，則無可疑，今所以食其報者，卽在於此。意大利之智慧，爲歐洲最優知慧中之一，但意大利之知慧，必因供應之不當，訓練之不宜，指導之不合，乃以造成今日大多數渾樸愚蠢而暴烈之青年。此等心理之所以存在，必由於不通世界歷史，昧於世界地理，無健全之科學教育，以平衡其判斷，無公開討論，公平競爭，及虛受心理之訓練，以約束其行動之所致。今日意大利人之心理，情感的，冥想的，且缺乏理智基礎之青年人之心理也。（此痛切之警語，正中國青年所當深思而猛省者。）

此悲慘之情形中，汎西司黨人，亦自有其優點。勇敢與有意爲善，皆彼等之優勝處。彼等心中有所愛，愛一幻像之意大利，此意大利以前既未存在，以後亦不能存在；彼等能以忠心服從一自私自利之江湖派之領袖。彼等願意工作。彼等所行之暴虐，有時雖有其震怒之理由，

然實達於極端之殘酷。彼等雖有此善，然亦有其不可否認之惡，彼等之狠毒，彼等之好屠殺如狂暴之動物然，故雖可憐之孩童，向其專政者發無效之一槍，亦必置之死地而後已。雖然其優點自在也。

此汎西司主義之渾樸與勇敢之混合物，果能救濟意大利以自拔於墨梭利氏政治之惡果乎，不可知也。

汎西司主義之大惡，即在將意大利之一切批評及批評的反對，全部燬滅之。除墨氏政府外，決無可以起而代之者。一切恢復之希望，完全消滅。意大利之君主或從墳墓中復活，意大利之教皇或有復發言之日，天主教的社會之民黨，尙能維持其生存，此三種勢力能否恢復活力，以再造此精疲力盡之意大利，不可知矣。今日意大利之全部教育機關，全爲汎西司主義所壟斷，意之重要思想家，或置之死地，或驅之於國外，大學內有獨立意見之表示者，一切掃除之而後已。意大利之對外態度，成一種挑戰的姿勢，以恐嚇以疏遠一切隣國。在提羅爾方面，侮辱德國人至於極點，以極奇異極疏忽之方法恐嚇法國。現又以此等待遇加於土耳其及南斯拉夫人種矣。

歐洲各國中，不能爲近世式之戰爭者，莫如意大利，以其無煤無鋼無必要之化學工業，且無



外國資力之援助，決不能成爲近世之工業國家。彼之人口日增不已，而國內殆不容有生育節制之宣傳。故今日表面雖若復活之意大利，表示其咆哮狂暴，實則其教育不完全，衣食不充分之人口，淤積而不能自己。

英國及其他外國資本在一時內或能輸入燃料及生貨，以救濟此價廉之勞動者。吾人頗聞意大利要求英人投資於意大利工業。但西歐及中歐之工人，是否願以價廉之意大利勞動，降低歐洲人之生活標準此亦一疑問也。

予測意之運命，此浪漫的美麗的愛國的汎西司黨，既效忠於其主張，必繼續握意大利於其掌中，但因形勢之必要，或不免爲外國資本及國內國外資本之奴隸，且使此可愛之意大利成爲苦工貧農充斥之國家，而全半島或爲工業的貧民窟而已。意大利國中之種種勢力，無一能停止其由汎西司黨所鼓動之墜落與大禍。意大利今日歐洲之病國也，其熱度甚高，雖兩頰赤色，而實因肺病所致，能發狂態，而實不能持久者也。意大利在衰亡之中。彼已跳出全歐發展之大範圍內，已不得爲進步的文化之原素。今後十年內所以鞏固歐洲之基礎者，意大利非列席商量之人，而被人注意之人也。意大利國中之可稱爲歐洲人者，皆在被暗殺被流戍之列。

此病夫與流汗不已之意大利，已大受其教育不良之青年之害，今後之形勢可以預言之。此

紅赤之兩頰，耿耿之目光，高騰之熱度，將有終止之時。意大利或陷於危及國家之戰爭，或因社會苦惱之加甚，而產生混亂的社會革命。或戰爭與革命相繼而起，二者使其混亂與痛苦普遍全國。當此之時，意大利將為全人類之大害。但在世界舞台中，意大利失其為自覺的參加者之位置。意大利之在今日，自他國視之，只是墨梭里尼而已。意大利只是墨梭里尼之殘廢物而已。

意大利非僅汎西司主義的暴虐者統治下之河山而已。意大利之知慧與能力已散佈於地球。意大利之思想及自由精神，為汎西司黨之巨棒所驅逐，而在意大利之外為學問為種種鼓動貢獻於世者，何能測所屆乎？昔日為意大利之孝子順孫者，今在世界上為人類之公僕矣，若此類者，何可勝量乎？嗚呼！

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作

廣告價目表				定價表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普通	優等	特等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正文中 正文後	正文前	底封面 之外面				
	十五元	二十元	三十元				
	八元	十元					
				郵票二角以下者可以代現			
				定 預		零售	
				全年	半年	時期	冊數
				二四	十二	國	內
				二元二角	一元一角	內	國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外	外
						書價連郵費	
						國內一分 國外二分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新路半月刊第九期

每冊大洋一角

編輯者 新路雜誌社

發行者 新路雜誌社

總發行所 新路雜誌社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